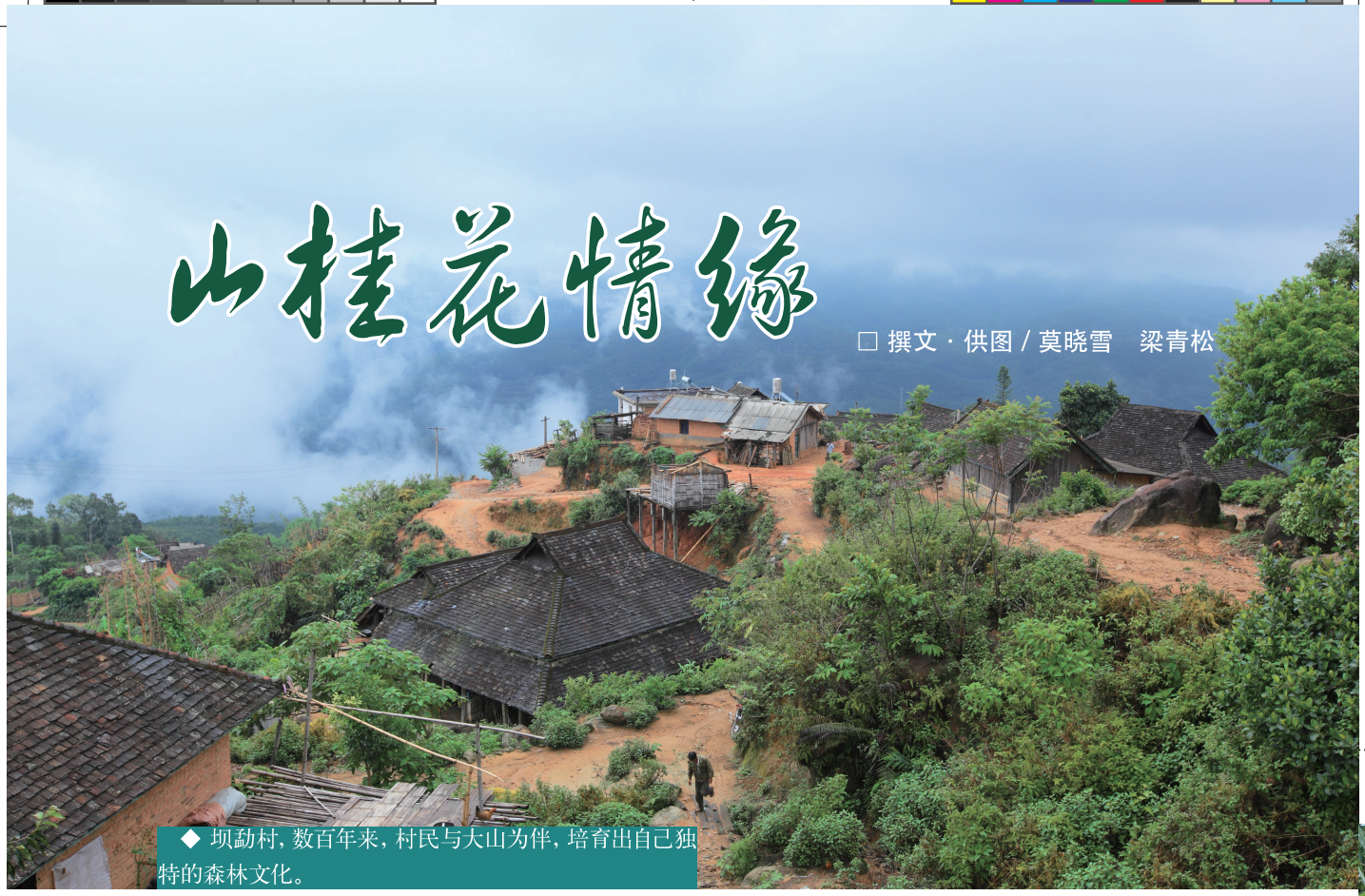
山桂花情缘

□ 撰文·供图 / 莫晓雪　梁青松



◆ 坝勐村，数百年来，村民与大山为伴，培育出自己独特的森林文化。

西双版纳的傈尼族人（哈尼族中的一个支系）对山桂花有特殊的感情，不管森林离得有多远，他们一眼就能看到茂密冠层里的山桂花树。他们说，那树有种银色的光，即使我们有望远镜，也远远不如他们发现得快。也许，他们是用心在看，在傈尼族的意识里，自己的灵魂是与一株山桂花联系在一起的：人在百年之后，身体和灵魂都会被一棵山桂花包裹保护起来，离开现世苦难，前往下一个轮回。

山桂花的葬礼

下午7时许，早上9点就进山的60多名坝勐村村民开始陆陆续续地往回返。他们今天的集体任务，就是找到一株山桂花大树砍下，并在密林里开出一条路，然后把木材运出来带回坝勐。

这就是傈尼族人的特殊习俗，族人死后所用的棺木都是现砍现做。每当村里有人过世，全村将停止农活等一切劳动，腾出时间来为有丧事的家庭帮忙。死者过世的第二天，每户出一个青壮年劳力，在死者家属家集合，吃过早饭，喝过酒再进山。坝勐村共有70户人家，这天来了60多名劳力，开着10多辆拖拉机，带着油锯等工具上了路。雨天路滑，路远林密，拖拉机只能开到山边的小路上，9点多，村民开始了在森林里的跋涉，直到11点多，才在森林里找到一棵足够大的山桂花植株。经过商量，村民分成三拨，一部分人清理场地，去除大树周围的小树；一部分人准备砍树；另一部分人则去开辟一条最近的通往拖拉机所在小路的便道。砍树的过程中，由长者动手先砍三刀，再指挥大家砍伐。当大树放倒以后，要宰杀一头仔猪，祭树神，然后把仔猪肉分给非亲非故的乡亲们烤吃，吃完后大家才开始劈制棺材。棺材只选取这棵树最粗的一段，约2米长，其余的部分丢

9人文.indd 72　2011.2.25 5:37:18 PM

弃。棺材的形状在不同的傻尼族分支间略有不同，一般分公棺和母棺，公棺为盖，母棺为底。在坝勐的习俗里，母棺为半弯小船的样式，公棺上有三个槽，分别对应人的头、上身和下身。

当棺材抬回寨时，死者家属要迎棺。届时煮好少许糯米饭和鸡蛋，盛在饭盒里，由死者亲属端着，带上一帮童男童女到寨边迎接。当天棺材不能进寨，需放在寨门，由长者举行仪式去祸祈福；第二天早上再由死者家属抬进寨子，至家门，把公棺母棺分开放在家门旁，由工匠对棺木进行进一步的打磨修饰和加工。村民不允许有人对棺材进行拍照，因为他们认为这棵树（或者说这棵树做成的棺材）与人一同离世往生，若留下照片存在，就是走得不干净，灵魂会受到羁绊。

葬礼上，人们都穿着很讲究，特别是女人，必须要穿一整套民族衣裙。在去安葬的路上，一路庄严肃穆；安葬完死者后，在返村的路上，人们便走在一起打打闹闹，而且男人会主动掀其他女人的裙子，被掀的女人和她丈夫不但不会生气，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表示死者已经往生，活着的人要忘记悲伤，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 进山寻找和砍伐山桂花的队伍。



9人文.indd 73 2011.2.25 5:37:23 PM



◆ 身着盛装的傈尼族姑娘。

山桂花资源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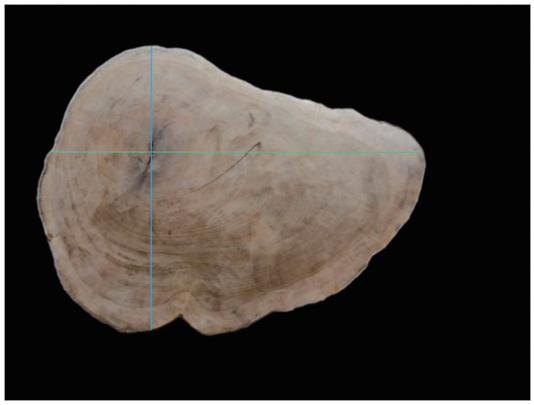
2009年，受卡尼尔社区植物保护基金的资助，我们对西双版纳坝勐村的集体林、附近的国有林以及回老新寨和帕丙附近山里的4片森林（后3片属于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调查并测量了山桂花伐桩与活树。以一个伐桩为例，我们测量其胸径为116.9厘米，离地面130厘米。一年的生长周期中，山桂花的木材在雨季时为浅色，干季为深色，干季与下一个雨季间隔有髓线，据此使用放大镜可数得此树龄约206年，其结果与村民所估计的200年相近。

由于山桂花生长较慢，年轮细密，所以我



◆ 山桂花大树，每一株成材的山桂花都要历经漫长的生长过程。

9人文.indd 74 2011.2.25 5:37:28 PM



◆ 我们调查测量的山桂花伐桩，要经过200多年，树桩胸径才能长到116.9厘米。

们确定以10年为龄阶测量其直径，得出10年龄阶的年轮宽度约5.6厘米。从我们调查的伐桩来统计，用作棺木的山桂花平均树龄约110年，同样，这也与村民所告知的通常用作棺木的山桂花植株年龄为100年非常接近。另外，我们调查到的41株山桂花活树，胸径从3～116厘米不等，换言之，这些树的树龄为5～207年不等，其中90年以上并可以勉强用作棺木的仅有8株，且有1株茎干中空，不能为傈僳族人所用。

山桂花既是山地雨林的重要标志树种，又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资源稀缺。近些年来，雨林遭受人类空前的开垦利用，目前只能在国有林、国家保护区内寻觅到山桂花的踪影。尽管如此，傈僳族人对山桂花的崇拜之情不减，老人们依然渴望拥有山桂花棺木。我所相熟的一位老人，儿子为她早早觅得一株山桂花，并拴上藤子表示这棵树已经有主了（这样的标志在傈僳族人里通用，一旦定下，别人就不会再打它的主意）。“就是现在走了，也走得放心了”，这位老人如是说道，欣慰和幸福从她满脸的皱纹中散发出来，因为在他们所在的蚌龙村附近，山桂花大树仅剩屈指可数的两株而已。蚌龙村共10户人家，1981年从勐海县勐宋某哈尼族千户大寨迁入保护区，81-82年曾在纳板河保护区核心区域居住，保护区成立后，为了配合保护区域规划被迫搬迁3次。根据老人回忆，当年核心区的森林状况很好，山桂花大树很多，野生动物出现频繁。现在的居住地蚌龙是1990年之后搬来的，周边森林质量和山桂花数目都有所下降，野生动物更是很少见到。我访问的另外一位老人住在回马河村，整个村庄1971年从勐海搬来此地，现有的集体林中天然林的面积只有刚搬来时的1/5，村子附近还有约20株山桂花。老人的二儿



◆ 在老人沧桑的脸孔上，呈现出因为拥有一株山桂花带来的满足和欣慰。

9人文.indd 75 2011.2.25 5:37:32 PM

子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不是很在意这些习俗，如果家里父亲过世，用红椿做棺木也可以（红椿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但在此村附近有较多大树，且木材较疏，比较易于砍伐和搬运）。当时他的老父亲听见了，举起颤颤巍巍的手就要用烟杆打他，连声骂不孝子。由此可见，山桂花在老人的心里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传统棺椁制度的危机

历史上的西双版纳地广人稀，直到20世纪50年代，自然森林覆盖率还在60%以上。数百年来，居住在山区热带雨林的傈尼人培育出了自己特有的森林文化。老百姓们作为森林人，对各种木材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森林养活了傈尼人，也让他们死有所归。除了山桂花，在傈尼族的传统丧葬习俗里还用到不同的木材，根据我们的民族植物学调查，用作棺木的木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等。

一等木材：山桂花。

二等木材：红椿、红木荷、绒毛番龙眼、新乌檀等。

三等木材：山麻黄（当地人称短命树）、木棉、水冬瓜（桤树科桤木属一种速生树种）等生长迅速的树种，时常被用作夭折的小孩的棺木。

在4个不同分支的傈尼族村子里，正式受访的40个成年村民100%希望用山桂花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其中，居住在原始热带季节雨林周边、资源较为丰富的村寨有80%～90%的棺材由山桂花制成；而坝勐村处于海拔较高的山区，周边森林里山桂花资源较少，要去远处的山头寻找，因此只有一半的人能用上山桂花棺木。近年来，坝勐每年砍伐2株山桂花大树，而根据我们的调查，符合他们使用要求的山桂花仅8株，也就是说野外的资源也许仅能供这个村子再使用4至5年。一些常进山的村民比我们更了解山桂花的资源状况，但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仍然坚持使用这一树木，至于资源耗尽之后的结



◆ 孩子的脸上一片纯真，山桂花资源年年减少，谁知道他们长大之后，是否还能够再坚持这一传统呢？

9人文.indd 76 2011.2.25 5:37:37 PM



◆ 保护区的人工山桂花林，这些小树已经栽下去5年了，长势较慢。

局，谁也不去多想。

近年来，随着橡胶地的不断扩张，版纳州的森林资源不断减少和退化。本地数千个傻尼族村寨或多或少正在或者即将面对传统棺椁的供求危机，有些傻尼人已经不得已采取了变通措施。比如不再苛求死后砍馆，而是在去世之前备棺，虽然以前人们认为“死前砍棺不吉利，好像在催人死”；不再是一人一树一棺，而是集体砍一棵树集体备棺；不用山桂花，退而求其次用二等木材的大树。前两种方式近年来有了汉族木匠的参与，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现实。因为傻尼人向来不使用锯子，无论刀耕火种还是砍树制棺都只用砍刀和小斧子，所以死后砍棺的习俗也有部分是因为他们本身技术及木料保存方面的限制。老刘是我所认识的一位木匠师傅，他甚至在有意识地推进着傻尼人接受这些新的棺椁方式。在一些海拔更高、山桂花资源非常匮乏的村寨，他已经为几十户人家制备好了棺材，并教会村寨里的年轻人简单的制棺工艺，这极大地缓和了山桂花的供求矛盾。但在周围森林资源比较良好的村寨，则几乎没有人接受这些新的方式，那里的傻尼人还在坚持一人一棺，死

9人文.indd 77 2011.2.25 5:37:42 PM

后砍棺，即使没有山桂花，也要好木材的大树等传统风俗。而二等木材也几乎都是保护树种或热带季节雨林的标志树种，这又带来了新的保护难题。

此外，平坝上的傣族人和城镇人们也一直在觊觎山桂花那坚硬耐久的木材。一次在寻找傻尼族不同分支村落的路上，我们偶然发现路边不远处有一株巨大的山桂花。但随后，我就忧愁地发现，为我们带路的司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双眼放光，兴奋地搓着双手，就像发现了漏网的大鱼。在观察周围环境之后，他说要找个时间回来弄走它。这样的情况我想并不少见，在勐海县，也有人因盗伐山桂花被判监禁。

近年来，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人力物力对人工种植山桂花进行了种种尝试，试图通过这一举措来缓解民族风俗与稀有资源的矛盾。

在蓬勃生长的山桂花人工林里，我看到了希望，希望傻尼族那天人合一的习俗能延续下去，也希望美丽的山桂花能在密林里永远散发着只属于它们的银光，世世代代照亮着傻尼族人民的道路。■

致谢

西双版纳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曼点保护站对调查工作予以协助和支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莫晓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群落生态学。

（责编　李瑄）



◆ 傻尼族小伙子在指着远处的森林，林子里闪着银色光芒的山桂花，正是他们希望的源泉。

9人文.indd 78　2011.2.25 5:37:44 PM

有关僾尼族

西双版纳的僾尼人，自称“雅尼”、“僾尼”、“阿卡”，1960年民族识别后，正式定名为哈尼族僾尼支系。其先民为古代羌人，隋唐时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元朝时被称为“和尼”，明清时被称为“窝尼”。公元9世纪后，迁入滇南的一部分哈尼先民从元江、墨江、红河逐步迁徙至勐泐一带，留居于澜沧江流域的山区和半山区，与早先在西双版纳坝区和河谷地带定居的傣族毗邻。

在西双版纳，僾尼族有两个分支，相互间语言不通，可靠头饰区分：平头分支的包头只有一层，额前装饰更隆重，脑后有一个宽十厘米，直径约十五厘米的装饰圈；尖头分支的包头是层叠的包三层。据村里老人回忆：平头支系应该是几代前才从思茅迁入西双版纳的，其宗族在普洱市（原思茅市）的原住地有非常古老的历史，通常女人们的头饰中装饰有各国钱币，除了近邻的老挝泰国币，还有古老的法国钱币，老人推测是20世纪法国传教士带来的；而尖头分支则没有这种习俗，并称自己的祖先是世居西双版纳的。无论哪个分支，老人们都非常强调家人去世了，“只用山桂花做棺木”，在他们看来，用山桂花下葬才能显示家里儿子有本事，家族兴旺，名誉好。

◆ 平头分支的头饰用各国钱币装饰而成



◆ 僾尼族尖头分支



◆ 僾尼族平头分支

9人文.indd 79 2011.2.25 5:37:55 PM